



4997
26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注

明 長洲 陳仁錫 訂閱

吳十八

吳範劉惔趙達傳第十八

吳範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詐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

三國志

吳書卷六 吳範



昭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寄
中島謙吉氏贈

年戊子荆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
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請船駕備兵急行
至即破祖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
至五更車果得之劉表竟死荆州分割及壬辰歲範
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臣當從蜀還遇
之白帝說備部眾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
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臣所見者人事耳備卒
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
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問範曰竟
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

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
日日中權立表正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
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惟範拱手曰羽至矣
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為好範曰以風
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為之備劉備盛兵西
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以
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央範祕惜
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之

吳錄曰範獨心計所以見重者術術亡則身弃矣
故終不言

初權為將軍時，範嘗白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姓言以君為侯，及立為吳王，範時侍宴，曰：『筮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為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其愛道於已也，削除其名。範為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惜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

魏滕

取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闥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

會稽典錄曰：滕，字周林，祖父河內太守朗，字少英，列在八俊。滕性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逼，終不迴撓。初亦迂策，幾殆，賴太妃救得免。語見妃嬪傳。歷歷山、潘陽、山陰三縣令，鄱陽太守。

黃武五年，範病卒，長子先死，少子尚幼，於是業絕。權

趙達

追思之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莫範趙達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

吳錄曰範先知其死曰謂權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臣松之案範死時權未稱帝此云陛下非也

道

劉惔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遊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宮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為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惔惔曰

災在丹楊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問是時邊鴻作亂卒姓惔言惔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為奇惔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

日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
隻箸，再三從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
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
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
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筭之，
達處如數，云：但存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寶惜其術，
自闕澤股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祕而不告。
太史丞公孫勝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
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勝他日齋酒具，候顏色，
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仕

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
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
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
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
論一過數，自當以相與。勝如期往，至乃陽求素書，驚
言失之。云：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
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
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

吳書曰：初，權即尊號，令達筭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
達曰：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權大喜。左右

稱萬歲果如達言

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算惟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閒居無爲引算自校乃歎曰吾算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

得乃錄問其奴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絕焉
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肅能書肅恨通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

葛衡

峻再從子也圍碁其與爲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與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數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姬能相入及範惇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云 晉陽秋曰吳有葛衡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爲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算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孫盛曰夫玄覽未然逆鑒來事雖禪竈梓慎其猶

病諸况術之下此者乎吳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
 氣故輕舉濟江魏承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覩
 兆萌而流竄吳越又不知吝術之鄙見薄於時安
 在其能逆覩天道而審帝王之符瑞哉魯聖王觀
 天地之文以畫八卦之象故疊疊成於著策變化
 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繇理一安有迴轉一
 籌可以鉤深測隱意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者乎
 流俗好異妄設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弃是以君
 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識臣松之以爲盛云君子
 志其大者無所取識故評家之旨非新聲也其餘

所譏則皆爲非理自中原酷亂至于建安數十年
 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耳江左雖有
 兵革不能如中國之甚也焉知達不算其安危知
 禍有少利在東南以全其身乎而責不知魏氏
 將興流播吳越在京房之籌猶不能自免刑戮况
 達但以祕術見薄在悔吝之間乎古之道術益非
 一左探賾之功豈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易而
 知之矣迴轉一籌胡足怪哉達之推筭窮其要妙
 以知幽測隱何愧于古而以裨梓限之謂達爲妄
 非篤論也抱朴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醉

葛仙公

三國志

卷之九

一

常入人家門前波水中臥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
 到涿州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沉淪吳
 主甚悵恨明日使人鉤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
 之見公步從木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見而
 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暫過設酒忽忽不
 得即委之又有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身臨試之積
 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裹之因猛
 風而燔之荻了盡謂光當以化為燼而光端坐灰
 末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
 也又曰吳景帝有疾求覘視者得一人景帝欲

分象

試之乃殺鵝而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
 展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覘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
 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即信矣竟日盡夕無
 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鷺
 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
 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
 上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鵝死亦有鬼也 葛洪
 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吳
 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為介君為起宅
 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

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
 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鱸魚何者最美
 象曰鮪魚為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
 可得邪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埒汲
 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埒中須臾果得
 鮪魚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為陛下取
 以作生鱸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
 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齋甚好恨爾時無此象
 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主指左
 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

陋

松之好引
諸怪是其
病也

使行人閉目騎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
 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
 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
 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
 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厨下切鱸適了臣
 松之以為葛洪所記近為惑眾其書文頗行世故
 撮取數事載之篇末也神仙之術詎可測量臣之
 臆斷以為惑眾所謂夏虫不知冷水耳

三國志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注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吳 十九

諸葛滕二孫漢陽傳第十九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

江表傳曰恪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
為對權見而竒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

吳錄曰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頰廣額大口高

諸葛恪

聲

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待太子登講論道藝
並為賓友從中庶子轉為左輔都尉恪父瑾面長似
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
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
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
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優權問其故對曰臣
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為優權又大噓命恪行酒
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
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管

致
答語都佳

師尚父九十乘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
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
辭遂為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
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
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廐今有恩
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
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勅羣臣使至伏
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嘲之曰鳳
皇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
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

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權嘗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修己而已。又問：卿何如滕胤？恪答曰：登階躡履，臣不如胤。迺轉策胤不如臣。恪嘗獻權馬，先鋸其耳。范慎時在坐，嘲恪曰：馬雖太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太子嘗嘲恪，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鷄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鷄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江表傳曰：曾有白頭

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

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

江表傳曰：權為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

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
足下特為啟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
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
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
可得甲士四萬眾議咸以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
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
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自首於林
莽連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
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
後狃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

其窟藏其戰則蠶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
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
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
越將軍領丹楊太守授祭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
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
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
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
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
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
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

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曰陽長胡伉得降民周
 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言麻恪以
 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聞伉坐執入被戮知
 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携而出歲期人數皆
 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
 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
 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
 武師外震兵不染鏑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
 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妖既掃兇慝
 又克軍用藜藜根莠化為善草魍魎更成扇土

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
 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
 功軼古人勲超前世主上歡然選用歎息感四牡之
 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
 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眾
 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復遠遣斥
 候觀樞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為不可赤烏中魏司馬
 宣王謀欲攻恪權左奏兵應之望氣者以為不利於
 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
 論以為左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

諸葛恪

愛才如愛命庶幾可相

右更為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諂
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
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為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
門徒大數三千其魁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
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辟由
咳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
之不備而引以為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
當今取士宜寬于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
國家職司常若不寬苟矜性不邪惡志在陳亦便可
獎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闊略

上君子宜各自攻其惡又得君又作王珍惜才品解散旧習斯善矣

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
將不全况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入望
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
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為大讐
惟坐克已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已不如
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
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
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
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况已為隙且未能明
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

諸葛亮

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戶為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已，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荊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代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

欲謀恪故表之以格人而殺人

吳書曰：權寢疾，議所付託。時朝臣咸皆注意於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後弘恪等見臥內，受詔牀下。權詔曰：吾疾困矣，恐不復

相見，諸事一以相委。恪歔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為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為治第館，設陪衛，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諸法令有不便者，條列以聞。權輒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

羣日權薨，弘素與恪不平，懼為恪所治。祕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曰：今日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

諸葛恪

並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圯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慙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爲辱齒近漢之世燕益交違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其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

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敕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戍徑來奔赴雖懷愴恨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過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耻於受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

破魏兵

圍兩塢，圖壞隄。過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勅其
 諸軍作浮橋，度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
 可卒拔。恪遣諸軍留贛，呂據、唐咨、丁奉為前部。時天
 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贛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
 戟，但覓整刀楯，保身緣，過，大笑之。不即嚴兵，兵得上
 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
 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相嘉等同時并沒，死者數
 萬。故叛將韓綜為魏前軍督，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驢
 騾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荆
 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繒布

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明年春復
 欲出軍。

蔣延

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
 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為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
 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
 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
 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
 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
 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同辭諫。恪不聽。中散大夫
 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曰：夫天無二

且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
今未之有也管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疆地廣互有
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於勞苦
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
荆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
坐觀其疆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
衆來向荆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爲畫計於是景
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爲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讐
欲相除也有讐而長之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
爲遠慮也管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

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夫差自恃疆大聞此邈然是以
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
小於吳尚爲吳禍况其疆大者邪管秦但得關西耳
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
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數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
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
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誅悉長大正是
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
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訪之士未得施用當今
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

出師表亦
深慮此

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
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
自古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
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眾必倍於今而國家
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眾可以定事若不早
用之端坐使老復大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
足言若賊眾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
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為迂夫禍難未至
而豫憂慮此固眾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
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管吳

始以伍員為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
年之後故無以論其子孫今恪無其臣之才而受大
吳蕭霍之任智與眾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為國
斥境俛仰年老而讐敵更彊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
今聞眾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
危而愛其小勤者也魯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
不開闢宇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胄生
蟣蠹將士厭困苦豈其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
不得離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
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

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
 末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貴命來世知我所憂可思
 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為之辭然莫敢復難丹陽
 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過
 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
 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
 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
 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
 以為不安恪題論後為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
 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衆出

陳

前而議論
俱好至此
兵略無次

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
 躍威淮南驅略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
 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知止圍新
 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所大獲恪從其計廻
 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
 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自病者多
 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諫而耻城
 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
 都尉蔡林數陳軍諫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
 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

朱異

蔡林

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念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
 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徵徐乃
 旋師出此眾庶失望而怨黷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
 導從歸入府第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
 敢妄數作詔嘿惴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
 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
 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勅兵嚴
 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眾之所嫌搆恪欲為變
 與亮謀置酒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
 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

張約
 朱恩

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
 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
 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
 著縗衣入其閤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
 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眾皆異之出行之後所
 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輿有白虹見其船
 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
 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至尊
 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恪答
 曰當自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

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詐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入進恪躊躇而還劔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齋酒

吳歷曰張約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為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藥酒入孫盛評曰恪與胤親厚約等疏非非常大事勢應示胤共謀安危然恪性強梁加素侮峻

自不信故入豈胤微勸便為之且禍乎吳歷為長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

吳錄曰峻提刀稱詔收恪亮起立曰非我所為非我所為乳母引亮還內吳歷云峻先引亮入然後出稱詔與本傳同臣松之以為峻欲稱詔宜如本傳及吳歷不得如吳錄所言

恪驚起拔劔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云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

搜神記曰恪入已被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是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自視瞻何以不常婢蹙然起躍頭至于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為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志林曰初權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太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于每事必十思恪答曰管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為也岱無以答當時咸謂之失言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

納羣謀詢于芻蕘虛已受人恒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勲績莫著况呂侯國之元者智度經遠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疎乃機神不俱在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斷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凶豎之凡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晒呂侯無對為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堪口也魯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擾士馬環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為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敏圍碁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君必能

辦賊者也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况長寧以為
 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為蕞爾之國而
 左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所矜已有餘晏
 然無歲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修
 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
 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故並而載
 之可以鏡譏于後永為世鑒

先是童謡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篋鉤落於何相求成
 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各曰
 石子岡葦者依馬鉤落者校飾葦帶世謂之鉤落帶
 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篋束其置投之於此岡

吳錄曰恪時年五十一

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
 誨恪鳩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聞
 恪誅車載其母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
 建得渡江欲北走魏行數十里為追兵所逮格外甥
 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
 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
 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極有極日然猶繼
 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

王_之怒_不宜_訖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
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
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分託三
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陶育聖
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
任屬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已陵人不能敬守
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
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中
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奸虐日
月滋甚將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

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於荆羸躬持白刃梟恪殿
堂勲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馳首狗
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
天人_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懸市積日觀者數萬
訾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
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
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莫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
不惜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
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
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筭項籍受殯葬之施

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
 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
 及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管
 樂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
 情。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
 恩。謹伏手書。具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恪
 故吏歛葬。遂求之於石子岡。

江表傳曰。朝臣有乞為恪立碑。以銘其勲績者。博
 士盛冲以為不應。孫休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
 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

平論

不可謂智。中議為是。遂寢。

恪受輔之
 之責不竭
 誠事幼主
 而與在於
 外罪亦大
 矣

始恪退軍還。聶友智其將敗。書與滕胤曰。當人彊盛
 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後孫
 峻。忌友欲以為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字文悌。豫
 章人也。

吳錄曰。友有屑吻。少為縣吏。虞翻徙交州。縣令使
 友送之。翻與語而奇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
 以為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
 所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
 曰。論者以為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為功曹。使

諸葛恪

六

至都諸葛恪友之時論謂顧子嘿子真其間無所復容恪欲以友解其間由是知名後為將討儋耳還拜丹楊太守年三十三卒

滕胤

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胄與劉繇州里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為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寬厚稱早卒無嗣胄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權為吳王追錄舊恩封胤都亭侯少有節操美儀容

吳書曰胤年十二而孤單孳立能治身厲行為人自誓威儀可觀每正朔朝賀修勤在位大臣見者無不歡賞

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為丹楊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

吳書曰胤上表陳及時宜及民間優劣多所匡弼權以胤故增重公主之賜屢加存問胤每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悲苦之言對之流涕

太元元年權寢疾詣都留為太常與諸葛恪等俱受遺詔輔政孫亮即位加衛將軍恪將悉眾伐魏胤諫恪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強

胤諫諸葛
不從可以
去矣孫峻
設恪更不
可一朝君
矣而皆不
去其及也

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
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生
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
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太事事以象濟象
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筭懷
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為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
劣而政在私門彼之臣民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
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以胤為都下督掌
統留事胤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
吳書曰胤寵任彌高接士愈勤表奏書疏皆自經

意不以委下

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靜生嵩嵩生恭為
散騎侍郎恭生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徙武
衛都尉為侍中權臨薨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
宿衛封都鄉侯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
諸軍事假節進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疎妻父辭位
峻曰餘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為峻胤雖內不洽洽而
外相包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
吳錄曰羣臣上奏共推峻為太尉議胤為司徒時
有媚峻者以為太統宜在公族若滕胤為亞公聲

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貳也乃表以峻為丞相又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失望矣

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囂然又奸亂官人與公主魯班私通五鳳元年吳侯英謀殺峻英事泄死二年魏將毋丘儉文欽以衆叛與魏人戰於樂嘉峻帥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

留贊

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為郡吏與黃巾賊帥吳相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

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躓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申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間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既爾遂引引其足足申創愈以得差步凌統之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常規諫好直言不阿旨權以此憚之諸葛恪征東興贊為前部合戰先陷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贊節拜左

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軍重先還魏
 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陣知必
 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為將破敵
 舉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眾寡不敵汝速去矣
 俱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耳弟子不肯受拔刀
 欲斫之乃去初贊為將臨敵必先被髮辟天因抗
 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歎曰
 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固命也遂被害時年七
 十三衆庶痛惜焉二子略平並為大將

是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綝恂等欲因會殺峻

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并及公主魯育峻欲城
 廣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諫止
 不從而功竟不就其明年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
 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
 泗以圖青徐峻與胤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人
 入據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為諸葛
 恪所擊恐懼發病死時年三十八以後事付綝
 孫綝字子通與峻同祖綝父綽為安民都尉綝始為
 偏將軍及峻死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
 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

亂輕

為丞相，綝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胤引兵還，使入報胤，欲其廢綝。綝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勅文欽、劉纂、唐咨等合眾擊胤。胤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胤，取據并喻胤宜速去。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資告以綝為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綝。綝不聽，表言胤反，詐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詐詔發兵，融等不從。胤皆殺之。

華融

山陰慈山下，時皇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

皇象

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慈山下有華德，耆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溫遂止融家。朝夕談講，俄而溫為選部尚書，乃擢融為太子庶子。遂知名顯達。融子譚，黃門郎，與融并見害。次子譚，以士辯稱。晉秘書監。

胤顏色不變，談笑若常。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時夜已半，胤惶與豫期，又難舉兵。向公乃約令部曲說呂侯，以在近道，故皆為胤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北，曉據不至。胤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

臣松之以爲孫綝雖凶虐與滕胤宿無嫌隙胤若且順綝意出鎮武昌豈徒免當時之禍仍將永保元吉而犯機觸害自取夷滅悲夫

綝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初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峻厚之至右將軍無難督授節蓋平九宮事綝遇慮薄於峻時慮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綝殺惇慮服藥死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請降吳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魏鎮南將軍王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朱異帥三萬人屯安

豐城爲文欽勢魏交州刺史州泰拒異於陽淵異敗退爲泰所追死傷二千人綝於是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爲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爲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却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綝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綝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綝

以孫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
築室于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
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闇分屯諸營欲以
專朝自固亮內嫌綝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
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令丁奉殺
熊於虎林殺損於建業綝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
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綝亮妃綝從姊女也以
其謀告綝綝率眾夜襲全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
門外遂圍宮

江表傳曰亮召全尚息黃門侍郎紀密謀曰孫綝

專勢輕小於孤孤見勅之使速上岸爲唐咨等作
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異擅殺功臣
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爲自在無復所
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
整士馬孤嘗自出臨橋帥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
時圍之作版詔勅綝所領皆解散不得奉手正爾
自得之無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宜詔語卿父勿令
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泄
漏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
母母使入密語綝綝夜發嚴兵廢亮比明兵已圍

宮亮大怒上馬帶鞭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之適
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
牽攀止之乃不得出歎咤二日不食罵其妻曰爾
父憤憤敗我大事又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
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孫盛曰亮傳稱亮少聰慧
勢當先與紀謀不先令妻知也江表傳說漏泄有
百於事為詳矣

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召羣司議曰少帝荒病昏
亂不可以處太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
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繇遣中書郎李

繇

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嘗
名繇怒殺之

漢晉春秋曰魏尚書令階之弟吳錄曰晉武帝
問薛瑩吳之名臣瑩對稱彝有忠貞之節

典軍施正勸繇徵立琅邪王休繇從之遣宗正楷奉
書於休曰繇以薄相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
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發吏民婦女精
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弟十八已下三千餘人
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
枚以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皆承父之基

熊損

以忠義自立，管殺小主，自是太主所創，帝不復精其本末，便殺能損諫，不躬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常尚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斬承，以帝為會稽王，遣稽奉迎。百寮喝嗚立住，道側緜遺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徙尚於零陵。遷公主於豫章，緜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神，斬道人，休既即位，稱草莽，臣請

闕上書曰：臣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錦敗駕，罪負彰露，尋愆惟闕，夙夜憂懼。臣聞天命棊謀，必就有德，是以幽厲失度，周宣中興，陛下聖德纂承，大統宜德，良輔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求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喻，又下詔曰：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茲際會，羣公卿士，暨于朕躬，以奉宗廟，朕用憮然。若涉淵冰，大將軍忠討內發，扶危定傾，安康社稷，功勳赫然，魯漢孝宣踐阼，霍光尊顯，褒德賞功，古今之

吳臣躁暴
每凌而無
未

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為丞相荆州牧食五縣恩為御
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
閻亦封亭侯繇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
國朝臣未嘗有也繇奉牛酒請休休不受齋詣左將
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
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
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衛之恐
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繇分省文書或
有告繇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繇繇殺之由
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勅所督中管

魏

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
吳歷曰繇求中書兩郎典知荆州諸軍事主者奏
中書不應外出休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
將軍魏邈說休曰繇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
繇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繇永
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繇聞之
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繇益恐戊辰臘會繇稱疾休
疆起之使者十餘輩繇不得已將入眾止焉繇曰國
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
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繇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

丞相也。緄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緄叩頭曰：願從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從？滕胤呂據緄復曰：願設為官奴。休曰：何不亂據為奴乎？遂斬之。以緄首令其眾曰：諸與緄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闔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斷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緄死時年二十八。休恥與峻緄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緄云：休又下詔曰：諸葛恪滕胤呂據蓋以無罪為峻緄兄弟，所見殘害可為痛心。促皆改葬，各為祭奠，其懼恪等事見遠徙者一切召還。

漢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長沙太守。

逸事見陸瑁傳

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一虞令，稍遷至尚書左曹。以五官中郎將使蜀，還為會稽太守。時琅琊王休居會稽，興深與相結。父休即位，徵興為太常衛將軍、平軍國事。越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楊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興以為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備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為丞相，與休

三國志 卷之六
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內失望七年七月休
薨左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皓善乃勸興布於是
興布廢休適子而迎立皓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
州牧彧或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年朔入朝皓因收
興布徙廣州道追殺之夷三族
語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
觀况在於恪矜已陵人能無貶乎若躬行所與陸遜
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修
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
峻緜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

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彧之說誅莫其宜矣

三國志

孫綝

三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吳 二十

王樓賀韋華傳第二十

王蕃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為尚書郎，去官。孫休即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為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稱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為夏口監軍。孫皓初復入為常侍，與萬彧同官。彧

殺直

滕牧
留平

與皓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又中書丞陳聲皓之
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時或迂
意積以見責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
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舉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
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
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

江表傳曰皓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官不利乃西巡
武昌仍有遷都之意恐羣臣不從乃大請會賜將
吏問蕃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惟
未荅即於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使親近將跳蕃首

作虎跳狼爭昨齧之頭皆碎壞欲以示威使眾不
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 吳錄曰皓每於會因酒
酣輒令侍臣嘲謔公卿以為笑樂萬或既為左丞
相蕃嘲或曰魚潛於淵出水照沫何則物有本性
不可橫處非分也或出自谿谷羊質虎皮虛受光
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
厚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
駑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訕楨幹何傷於日月適
多見其不知量耳 臣松之按本傳云丁忠使晉
還皓為大會於會中殺蕃檢忠從北還在此年之

三國志 吳書三
春或時尚未為丞相至秋乃為相耳吳錄所言為
乖互不同

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
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皇納
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為異倫而陛下念其苦辭惡其
直對臬之殿堂尸骸暴棄郡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
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徙蕃家屬廣州二弟著
延皆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為馬用見害

樓玄

樓玄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為監農御史孫皓
即位與王蕃郭連萬彧俱為散騎中常侍出為會稽

太守入為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或
陳親密近識宜用好人皓因敕有司求忠清之士以
應其選遂用玄為宮下鎮禁中候上殿中事玄從九
卿持乃侍衛正身率眾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廷皓
意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太
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
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
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為作維綱眾事乃理論語
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言所任
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

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既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仗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眾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為官擇人隨才授任則弼之恭已近亦可得皓疾玄名聲復徙玄及于據位交阯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別救奕令殺之據到交阯病死玄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涉見奕

眇然

輒拜奕未忍殺會奕暴卒玄殞斂奕於器中見敕書還便自殺

江表傳曰皓遣將張奕追賜玄鳩奕以玄賢者不忍即宜詔致藥玄陰知之謂奕曰當早告玄玄何惜邪即服藥死臣松之以玄之清高必不以安危易操無緣驟拜張奕以虧其節且禍機既發豈百拜所免江表傳所言於理為長

賀邵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

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

孫休即位從中郎為散騎中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孫

皓時入為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兇暴驕
矜政事日繁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
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在席之上明照不極之際
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
履道恭奉神器於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
列紛錯真偽相質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
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
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
臣苟媚先意承旨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
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

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
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
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
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
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已以求過
譬天位於乘犇以虎尾為儆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
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
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
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
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逆昏醉之

葛奚

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江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人，必進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介，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

弱饑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為寒慄。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災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謹告之譴，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敘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祗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太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

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
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
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
姓徇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饑寒家戶菜
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戾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
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
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
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贍
朝多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
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省諸不急盪

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太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
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
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
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饑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
國盛衰陛下不待已之威德而怯敵之不來忽四海
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
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極土萬里雖
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
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所忽顯祖
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

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殺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社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為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鑒世變豐基彊本斷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

殺邵

數月皓疑其詐疾收付酒藏掠考干所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是歲天冊元年也邵年四十九

賀循

邵子循字彥先虞預晉書曰循丁家禍流放海濱吳平還鄉里節操高厲童胤不羣言行舉動必以禮讓好學博聞尤善三禮舉秀才除陽羨武康令顧榮陸機陸雲表薦循曰伏見吳興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踐三城刑政肅穆守職下縣編名凡萃出自新邦朝無知已恪居退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

風規操行不媿其先

宋証

賓州黨愚智所為悵然臣等並以凡水累授飾進
被服恩澤忝豫朝末知良士後時而守局無言懼
有蔽賢之咎是以不勝愚管謹言死表聞久之召
為太子舍人石沐破揚州循亦合眾事平杜門不
出陳敏作亂以循為丹陽內史循稱疾固辭敏不
敢逼於是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惟循與同郡
朱誕不挂賊網後除吳國內史不就元皇帝為鎮
東將軍請循為軍司馬帝為晉主以循為中書令
固讓不受轉太常領太子太傅時朝廷初建勳有
疑議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朝野諮詢為一時儒宗

韋曜

年六十太興五年卒追贈司空謚曰穆循諸所著
論並傳於世子臨臨海太守

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

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

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為尚書郎遷
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
為無益命曜論之其辭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
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
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
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

三國志 卷之三
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
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木猶有日昃待旦之勞
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况在臣庶而所以已乎歷
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
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下式
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園囿終有榮顯之福以
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
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
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
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

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
及衣物徒慕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
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
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
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
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
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
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
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
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所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

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
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
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畧百行兼苞文武並驚博選
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
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
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
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杯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
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慕局
而資博奕矣假令世上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
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

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
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為黃門
侍郎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驩為太史令撰吳書
華嚴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阼為中書郎博士祭
酒余驩依劉向故事按定衆書又欲延驩侍講而左
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驩侍講儒士又性
精礪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暇休深恨布語在
休傳然驩竟止不入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
僕射職省為侍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
應皓以問驩驩荅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為

吳書卷之七 韋驩

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付。皓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小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殊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偏彊，輒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為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

下獄

言論而已。皓以為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於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曜因獄吏上辭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為比。曾無芒屨，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悽悽，竊有所懷。竊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為二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眾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

雜誤因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各各一卷欲
表上之新篇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
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秘府於外料取呈內
以聞避懼淺蔽不合天聰抱怖雀息乞垂哀省矐冀
以此才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矐矐對曰
因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誤謬數省讀不覺點污
被問寒戰形氣啞吃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
而華覈連上疏救矐曰矐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
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命天問聖朝仁篤慎終
逝遠迎神之際垂涕救矐矐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

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叙至行不彰實
矐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懷懷見矐自少勤學雖老不
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
之中少過矐者昔李陵為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
司馬遷不加疾惡為陵遊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
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
矐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
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
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
異體迄得矐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

誠雅
革教

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書雖已有頭角，叙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懼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為終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皓不許，遂誅曜，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也。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為上虞尉，典農以文學入為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為魏所并，覈

門發表曰：聞聞賊眾蟻聚，向西境。西境報險，謂定聞陸抗表至，成都守臣主搆越社稷，傾衛為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沖悵。謹拜表以聞。孫皓即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工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為

三國志
吳書下
壽曜

人、才、事、難、見、... 下、往、...

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嘆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曰：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

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斯運昧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疆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亡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向東，無復他警。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王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唇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趾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

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滅
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甯東縣
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今胸背有
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
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饑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
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辨若舍此急盡力功作
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
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太敵所因爲資也扣但
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
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惟消股輿災感

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警史之言而災感退舍景
公延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
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
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災感桑穀之異天示二玉
至如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
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旣覲白雀繼
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
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
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與
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

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
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
可以興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
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
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
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
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窺所未安又
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計之則廢役與事不計日月
滋慢若悉並到大衆聚會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
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千卒當東一

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外叛五千則北
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
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
當角力中原以定疆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
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
之備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况敵疆大而
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沉沒其餘存者當
須耘獲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林
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
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

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非敵犯疆，使周名更生，良乎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懷懷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皓荅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疇，恠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

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長，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迄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履冰

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王者三。二謂求其爲已勞也。求其爲已死也。三謂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饑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土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

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遊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物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伏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恣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

三國志 卷之三
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
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
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
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饑寒之本况今六合分華材
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
充府藏之積哉皓以數年老勅令上表數不敢又勅
作草文停立待之數爲文曰次忝數小臣草芥凡庸遭
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朝中熙光紫闥青
瑣是憑志抱清露沐浴凱風效無絲毫負闕山崇滋
潤含垢恩侍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極委

之皇宮聖恩雨注哀棄其尤猥命草對潤被下愚不
敢違勅懼速罪誅身承詔命魂逝形留數前後陳便
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
不悉載天冊元年以微譴免數歲卒曜數所論事章
疏咸傳於世也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樸玄清白節
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
舌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木胡沖以爲玄邵蕃一時清
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數文
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數獻良規

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道之世或顯戮于殿廷或賜死于遐荒或誅夷于胤嗣皓之惡浮于桀績而止于亡國猶全其軀亦幸也夫

寬又拾曆庚戌三月吉祿日

書肆

二系通

村上勳兵衛

糸極通

山本平五郎 板行

寬文拾遺 友成 三月書

書肆

二系通

符上勅共衛

表極通

山本平左衛門



書肆
三月十日



